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三

經濟編

將類

戰略

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
郟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
馬而馳之郟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
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
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鄭周父御佐車。死後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若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窠。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或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

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收
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
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
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濟黨曰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
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
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

以武爲訓
而又有殺
之爲京
觀者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真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
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
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
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
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
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共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
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

還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憑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過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裏戎師前後擊之盡殲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鉞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思自投于車下子良投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

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昌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飢。市無赤米。而囷廩空虛。其民必移就蒲羸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土若熨。而又戰。幸遂可出。

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
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
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
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
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
對曰夫吳其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敵則若王之所料
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
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
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

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患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

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
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
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
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
伍旣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旣命孤矣敢訪
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
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
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辭則可以
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
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

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斧。削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櫜。乃闔左闔。與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與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

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
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
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
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
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
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
軍接餼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
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
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
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

甲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
右子六千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
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
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泝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
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
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
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
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江。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外
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愬使人行成曰。晉不
殺先委制於越。君若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

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戚以至于今
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玉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
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晉天以越賜吳而吳
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
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
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
其與幾何寡人其遷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
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旣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
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
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

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桓帝時，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度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過之，必逃亡，乃直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

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
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
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
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
遂大破平之。

楊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
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
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
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發弓弩尅期共會戰乃令馬
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

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靈帝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虿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乃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朱儁擊破趙弘餘師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
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
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
乃退保小城惺思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
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
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
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
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
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
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

桓溫欲伐慕容氏於臨漳，郝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服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還幽朔矣。若能夾戰，呼吸可定。設欲破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

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頻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尅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俛俛秋冬船道淤滯且北土早寒三軍求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闕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桓溫伐蜀使江夏相袁喬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

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弃去釜餽。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

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石勒。時城墮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部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

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勒謂張賓。孔萇俱曰。就六眷遠來。戰守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未恆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恆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別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恆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恆之衆既奔。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

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極就六眷等衆遂奔散

無山紀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兼遣一兵其於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
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
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羗虜我之仇讐所陳策畫何可
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嫻軍旅今陛下信而
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堅不聽遣
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
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陽平公融等兵

三十萬先至頽口。晉武帝詔以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等衆八萬拒之。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思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濟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關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

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走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

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
 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
 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有思
 色秦王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
 公融曰若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
 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
 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逼之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
 而殺之茂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
 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

兗兵

秦兵之功

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
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
敵野塞川走者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
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
矣衆大奔序因水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
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
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堅
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而自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
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
騎赴之

北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高祖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高祖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踰百萬。魏高祖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高祖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赫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

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而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天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勅。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非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返已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嵇魏高祖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扁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高祖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

免

宋文帝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文帝不從。慶之又固陳不可。太子劬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遣王玄謨、師沈慶之等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

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
暨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
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使王玄謨
進圍滑臺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申坦進逼
庸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世祖請遣兵救緣
河穀帛魏世祖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
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
月魏世祖引兵南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
嚴而玄謨貪愎好殺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
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

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
魏救將至衆請發軍爲營玄謨不從魏世祖渡河衆
彌百萬玄謨思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玄謨
遁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
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
乃止斌乃使王玄謨戍碯碯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
軍進攻弘農拔之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
薛安都等攻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
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
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

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其裝璜，自橫
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
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
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
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怙引兵
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
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
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遂克陝城。
龐法起等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及四
山羗胡皆來送款。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

元景等不宜衝進皆召還魏世祖至彭城立壇屋於
戲馬臺以望城中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
殘滅魏兵至淮上文帝使輔國將軍滅質將萬人救
彭城至盱眙魏世祖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營東山毛
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
皆敗沒是夕質軍亦潰質奔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
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
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
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
守宰多奔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

不顧夫復何思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世祖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恐民

晉荷擔而立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文帝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非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世祖鑿辰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魁屋魏世祖不飲河南水以紫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紫駝名馬并求和請婚文帝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世祖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

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帝還，文帝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言於文帝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隋高潁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迴子魏安公惇軍沁東，于上流縱火，摧潁，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章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邠鳴鼓齊進，軍旣度，潁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

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陳於城南
勸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
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
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
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
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
其擾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迴擲弓於
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
分兵悉平關東梁王開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
言社稷已不守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四

經濟編

將類

軍儲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
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
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
因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
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戍卒分守成
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

其便臣竊以爲過矣。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屯田

漢宣帝時，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羗時羗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

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
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
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
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
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
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

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
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
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
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
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
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林，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瘝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

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充國又奏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路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枝聯不絕
獲兵弩飭鬪具燧火幸通勢及并办以逸待勞兵之
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
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
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
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
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
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于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
不苟接办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渥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膳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

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明年充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人，溺餓死者五六千人。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葦。民多相食。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賊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糶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明皇時奚契丹旣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度支使與慶禮等

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
安流散。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
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
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
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糶。未暇議復府
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今吐蕃久居
原隴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
裘爲繅紵。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

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黍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

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開曠土爲屯田修復所
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
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
民田悉歸其土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
然白水塘竟不成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
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
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

月中歸於
遷方之策

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計結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勅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旣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

理宗時孟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于襄樊信

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郢之順陽乃分兵
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遣兵
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
軍馬琪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
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
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
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月奉
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
埽歸漢尾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

李廷芝權施州建始縣廷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蒙古濶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攘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東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

馬政

爲政如唐
之養馬則
善矣

隋末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峴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明皇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

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并
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
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
亦壯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
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于墨
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緡動至
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
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于鴻臚至是代宗欲悅
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车千

餘乘

後唐明宗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請闕先是
党項皆請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
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止之
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
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
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明宗從之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
馬高祖詔市士民馬于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宋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

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自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二體量草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攻守

魏王嘉與劉泉寇壽陽。步騎號二十萬。齊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

走

東魏丞相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狐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

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鈎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解圍去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于南

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玄宗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死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吳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要。南夏得全。朱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爲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洶懼。

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
韓游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
濕瓊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上與渾瑊對泣羣
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
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
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
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
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
兵馬使張韶齎臘表間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
填塹得間入城代宗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

泚兵于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
至則城不守矣

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
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秦撥
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
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
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闕視大言自
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下養威而不問有司
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

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綵飾無不備之是以地
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上用名器分
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
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掠以飽其志者也

性敦
守論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
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犖謂將佐曰巢不死
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
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
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犖先示之

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犇論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春磨寨

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

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坐乎
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
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
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
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
應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
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
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
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

潰明宗從之

燕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墻

生一怒者
實機也

深塹以守之。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龔嬰城自守。樵
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龔悉衆出戰。遂破之。於圍裏於
是城中氣阻。莫有固志。龔面縛出降。悉定齊地。
後漢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
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二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
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
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
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
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
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

郭威志

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已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徃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

珂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千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宋高宗時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轄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金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

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卽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佩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陞成鳳三州。以固濁口。金人

知有備遂引去

寧宗時孟宗政權棗陽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柵列甕瀦水

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十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埒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剗戰棚防城損穿窬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鞦以薰之金人室以濕氈折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疆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

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
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
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刻期合戰再興敗金
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
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
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
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
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
田廨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伴出沒唐鄧間宗
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從衆

李翱從道論中材之人局于書而惑于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三人占從二人之言翱以爲言出于內則可守而爲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謔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

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
嗤嗤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
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
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
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
怡怡然如卑當言而嘿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
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
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
君子默于衆小人默于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
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

一伸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不貴正在下者
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和
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羣而說之矣
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
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辨之難易而較是
非也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怯
于名而勇于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
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亂非人必從君子耳
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
嘿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五

經濟編

將類

謀計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爲上勝之同則溷爲下
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
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
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
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
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

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禿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卽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鐵矢

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懼於東周，伶懼僇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魯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

人者，何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
喪而還，苟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大子又長矣，
執政未改，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謚曰不如先君，
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
政，其誰由已哉，末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
大乎，說侮不儒，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
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且夫君子
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
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
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

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矣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來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貴卒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巳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子使

有一任患
者則不
受

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
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
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
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執政衆而乘莫適
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歟臣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
病

李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
累云遂恐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

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
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
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
之強大王之賢由電上驅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
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息而不急就諸侯復
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
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賫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
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雖
其君臣之誅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
客卿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
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
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
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
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目張
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
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

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沛公入武關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唱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

敗遂至咸陽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
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
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
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
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
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
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此後三
傳會話

又未解

者之闕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
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
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
軒劍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
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
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
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
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
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此段是

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廣武君曰。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派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玉禽。夏說。關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

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執，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疆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

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已東無足憂者至淮陽間爰壽侯故客鄒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弱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

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

獻帝拜袁紹爲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
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
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
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
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穉士馬以討不
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
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
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
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

解者

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空。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

魏書

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曹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今鑿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恩，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

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
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
或爲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與
或籌焉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
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空
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
器陛級懸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
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
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投鼠忌

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王師敗績不
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跋
牂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
過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羣逆
主萃淵藪郤鼎在廟章執甚焉桑落瓦解其執可見
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孔融上獻帝
表疏

惟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
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
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
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

之上者昔孝文甲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逼
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
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精無上岸之情推此皆
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
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
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
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
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諸葛亮上勿
正吳罪疏

趙王倫敗盧志勸成都王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

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運得濟河此之大勳其之與
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
功名不並立今空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
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遺蔡
委重於岡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

周尉遲迥知丞相楊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
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
子藝爲襄都守迥遣迎孝寬悉以逆謀語孝寬孝寬
携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驛公
將至空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

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顯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散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唐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舉

康翰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
援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
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
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
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尹曹任瓌說淵曰關中
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焉竭誠罕知其豪傑議
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
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
悅特關內諸盜孫華最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

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環爲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
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李淵欲引兵西
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
舍之而去君進攻長安不克還爲河東所踵腹背受
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
兵貴神速吾席屢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
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
葉耳若淹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
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
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淺

曹斬孝謨以蒲津中渾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與承
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河南山東大水饑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
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
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率麾下
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弟孝德共襲破黎陽倉藏志
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寶建德朱
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
爲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
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東執取

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非其知所之

玄宗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禁其四

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教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必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爲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薛

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糴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追于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

已辭之。葛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轍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倚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請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葛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

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逾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陸贄言賊泚勢窮。援絕。李懷光乘勝芟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沮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籍。願因此救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

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題云卿言許出
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畜異端何
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
復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迨邇未進抑
有他由所患大強不資旁助建徽元惠之衆附麗其
營不相統屬裨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托言戡兵素
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
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
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

光又與韓游瓌書約使爲變游瓌奏之德宗問策安
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今亦寧靈武
河中振武潼關滑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
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宮諸將各受本府指
麾矣懷光獨立豈能爲亂德宗曰如此若朱泚何對
曰陛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
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德宗然之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甲辭以請之元濟
由是不復以滋爲意德宗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
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

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于穆宗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阻糧道不絕

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大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窟。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
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
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
邊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
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安危皆繫於此疏奏
不省

後唐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今從駕兵尚萬
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
山路夜冒虜跡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
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

團柏雖有鉄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宋欽宗時張所以蠟書冒國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選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

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蚤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
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彊弱與將相之賢不肖
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無不敵
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
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
所言職安置江州

王雲至真定韓侂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
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韓
侂不粘沒喝亦使王洵等來欽宗乃命馮解副康王
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劫王遂不行至

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
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
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桌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
且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
等力主割地桌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
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
乃止桌還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
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
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淨言
相動者

李綱兼充御管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遠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刑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

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瀋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

今日之先務也。欽宗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秦用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性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乘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官以牌書隊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

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高宗以浚爲宜撫處。置使聽
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
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
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
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
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
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
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
大悅。

不能用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卽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令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三毛。」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

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路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制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

守小吏未嘗爲兵臣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

首當死武安君曰緇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緇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柎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劔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該門也右舉劔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劔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

能用也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

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
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
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
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
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
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
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圖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不可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

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安徒備置吳盛爲築宮室
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
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摩英雄不從。

曹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
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
分裂。日尋于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
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北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
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

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
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
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
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
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游、釜、中、事、寢、不、報、車、騎、
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
戍、皆、觀、望、得、失、期、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
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
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
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諱、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

八編初集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
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
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使爲經
略。旣而不果。

唐玄宗時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
弱無備。玄宗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
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
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
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
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
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楊國忠疑翰
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玄宗
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
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
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
前寵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
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
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
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

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搶槩不得用輸以
璫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自過中東風暴急乾祐
以草車數十乘塞璫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
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
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後晉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
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後唐潞王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
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卞奎

松邊謂同僚呂琦曰。今誠與契丹和歲。以禮幣約。索
十餘萬緡遺之。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松
曰。此吾志也。它夕二人密言於路王。路王大言稱其
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路王以其謀告
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
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
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路王意遂變。一日
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
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
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

人懼汗流浹背拜謝無數。潞王託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潞王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潞王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帝。曷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

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
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
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
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
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
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